



辛亥年的枪声

南帆
著

历史是由无数
数段落草草地
堆砌起来的，
没有人事先知
道自己会被填
塞在哪个角
落。古往今
来，多少胸怀
大志的人一事
无成。如果不
是历史凑巧提
供一个高度，
即使一个人愿
意将自己的生
命燃成一把火
炬，照亮的可
能仅仅是鼻子
底下一个极其
微小的瞥见

海峡文艺出版社

南帆

著

辛亥年的枪声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辛亥年的枪声/南帆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0719-136-8

I. 辛… II. 南…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0971 号

辛亥年的枪声

作者: 南 帆

责任编辑: 朱欣欣 林秀平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行部电话: 0591-87536724

印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350008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 360 千字

印张: 1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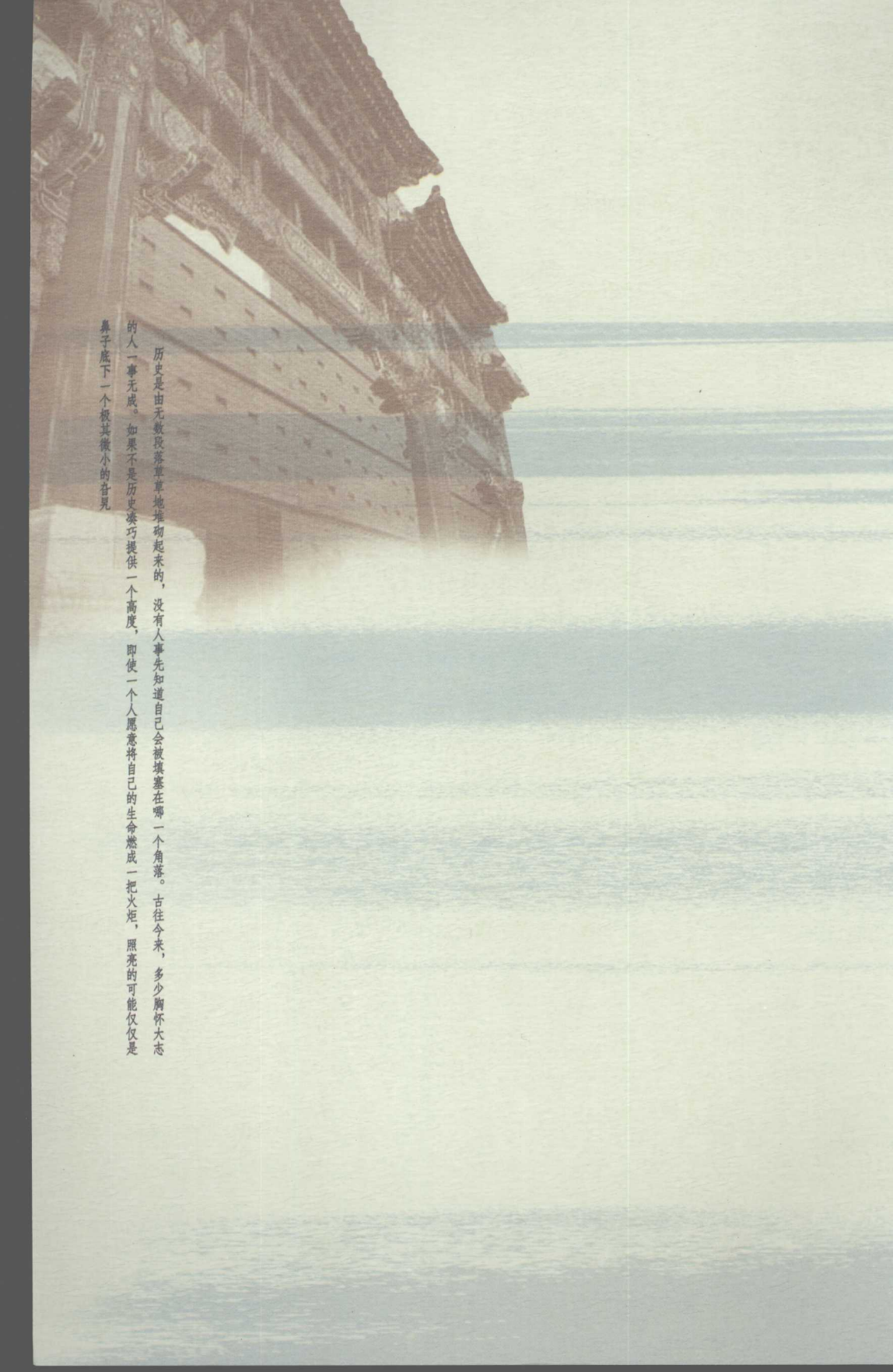
版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19-136-8/I·091

定价: 平装: 38.00 元
精装: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历史是由无数段落草率地堆砌起来的，没有人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填塞在哪个角落。古往今来，多少胸怀大志的人一事无成。如果不是历史技巧提供一个高度，即使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燃成一把火炬，照亮的可能仅仅是鼻子底下一个极其微小的角儿。

目 录

一

戊戌年的铡刀/3
辛亥年的枪声/20
危险的戏剧性/41
时差两小时/44
准星上的生活/60
读数时代/64

二

默契的朋友/75
那一张床空了/79
教子无方/84
较真/87
囤书/91
可扔之物/93
拎一个箱子出门去/96
深夜不眠人/98

三

消失的巷子/103
中学记事/107
追问往昔/114
铁路风景/118
那时的电影/122
校园人物/126
记忆四川/130

目

录

1

四

钱/137
吃/145
说闲适/148
伦敦的速度/151
星空与植物/155
心仪武宫/162
为球而狂/165
最轻和最小的球/168

五

台风记/175
城市与山/181
五月天山雪/183
为金鱼换水/189
蛇/191
家居四君子/195

六

枪/201
瞬间的永久/208
书籍的天地/216
纸上的江湖/224
虚假的出走/234
七尺之躯的空间/237



戊戌年的铡刀

辛亥年的枪声

危险的戏剧性

时差两小时

准星上的生活

读数时代



在他看来，将历史想象成一部大齿轮带动小齿轮匀速运动的机器是十分幼稚的。历史是由无数段落草草地堆砌起来的，没有人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填塞在哪一个角落。古往今来，多少胸怀大志的人一事无成。如果不是历史凑巧提供一个高度，即使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燃成一把火炬，照亮的也可能仅仅是鼻子底下一个极其微小的眚眚。

戊戌年的铡刀

—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想象一把锋利的铡刀：用力掀起刀把，锈住的刀轴咯咯地响，刀刃阴冷灼亮如同一道阴鸷的眼神。我一直以为，这把铡刀肯定在戊戌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安放在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刑场上。现在看来，这种想象似乎存在疑点。

戊戌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慈禧太后诛杀戊戌六君子的日子。手执长枪的清兵将刑场密密匝匝地围住，几辆囚车辚辚地推过来了。披头散发的六君子身负枷锁，蹒跚地从囚车上鱼贯而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最为年轻的是福州乡亲林旭——他当时才 23 岁。

北京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刑场。据说城门的吊桥西侧曾立一石碣，上刻“后悔迟”3 字。这个丁字路口杀过文天祥，杀过袁崇焕，现在轮到六君子了。古代的刑场多半设立在闹市，行刑是一个动人心魄的景观。菜市口的监斩席通常设在老药铺鹤年堂。午时三刻，监斩官朱笔一勾，大喝一声：“斩讫报来！”跪伏在地的犯人辫子被紧紧拽住，脖子伸得又直又细，刽子手的刀光在正午的阳光下—闪，一颗人头骨碌碌地滚在地上，胸腔里的热血呼地喷出三尺之外。铺子里、茶楼上以及刑场四周的人群纷纷喝彩，一缕幽魂在众声吆喝之中溜烟地窜到天上去。有时刽子手功夫不到家，一刀斩

在犯人的肩背上，一时死不了，嚎叫挣扎，人群里旁观的亲属泪如泉涌又噤不敢言。

戊戌年九月二十八日，菜市口人头攒动，诛杀六君子无疑是一个震撼朝野的大事件。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康有为振臂疾呼。103天的紧锣密鼓。然而，历史仅仅是小小地拐了一个弯就回到了旧辙。帝党失败，光绪皇帝被囚。这一场事变既有天下大势，匹夫踊跃，也有宫廷政治，骨肉相残。总之，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是慈禧太后为这个历史事件画下的一个血腥的句号。由于震怒和恐惧，慈禧甚至没有心情详细审讯就下令杀人。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狱卒将六君子押出监狱推上囚车。囚车从西门出来，熟知刑部规矩的刘光第心知不妙。到了菜市口刑场，他大声质问监斩官刚毅：还没有审讯，怎么能判死刑？监斩官喝令刘光第跪下，刘光第倔强地挺直身子：即使盗贼刑场上喊冤，也应该复审。杀我们这些人算不了什么，这么做置国家体制于何地？监斩官不耐烦地回答：我只是奉命监斩，其他的事管不了！

一个世纪之后，还是有人对刘光第略有微辞。他们认为，刘光第不断地左顾右盼，犹豫骑墙，缺少拍案而起的气概——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真正豁出命来。这就不如谭嗣同了。谭嗣同始终是一个侠气十足的革命家，没有丝毫迟疑的时刻。形势危急的时候，梁启超劝他一起出走日本，谭嗣同决心以死“酬圣主”。他的名言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清兵围住寓所，一批武功高超的侠客愿意挥刀相救，谭嗣同拱手谢绝。身陷牢狱，他的激越诗句墨迹飞溅地破壁而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之前，谭嗣同还在菜市口朗声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确，谭嗣同铭记在历史上的形象就是一个天神般的大英雄。

是不是因为谭嗣同的形象过于夺目，以至于六君子的其他人常常缩到了历史的暗影里？例如林旭。光绪被囚之前写了两封惊慌失措的密诏给康有为，最后都由林旭转交。他显然明白自己的处境，也想得到闽地多山——一间茅屋两丘水田就足以隐身避祸。然而，林旭没有离开北京城，而是坦然地将菜市口作为自己的归宿。据说他在临刑前

曾经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可惜多数历史著作并没有记载。

当然，在福州乡亲的传说之中，林旭的形象就清晰了许多。人们传说林旭在京城被腰斩，一刀两断的尸体缝合之后就千里迢迢地运回。按照福州的风俗，这种尸体回不了家。林旭的棺柩只得寄存在福州东郊金鸡山的地藏寺，众多僧人日夜诵经超度。尽管如此，一些慈禧的拥戴者仍然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涌入寺庙，用烧红的铁钎捅穿棺材，戮尸泄恨。历史上的维新变法层出不穷，思想家的大部头论著或者众多签名的万言书宏论滔滔。但是，只有看到了隐在幕后的策划、告密、惊慌的眼神、围捕时的刀枪、酷刑和哀号，看到秘密的奔走打点、未遂的劫狱计划、亲友的回避、退缩和鞭尸还不足解恨的怒气，人们才能想象得出历史是由什么构成的。

福州乡亲的传说似乎有根有据，但是，一份史料使我对“腰斩”一说产生了怀疑。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有腰斩的记载。当时是将囚犯按在木砧上，挥起斧头砍成上下两段。将木砧和斧头联结为铡刀，大约已经到了汉代。据说李斯是第一个享受腰斩的名人。至于金圣叹是否被腰斩，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悬案。一些记载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遭到了报应，自己也拦腰吃了一刀。这个玩世不恭的家伙临刑前还招招手叫过刽子手传授一个秘密：盐菜与黄豆一起吃，嘴里有核桃的滋味。另一些记载说，金圣叹在刑场上得意地说：砍头是一件至为疼痛的事情，我竟然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这么说来，他是被斩首了。清朝有一个主考官舞弊被判腰斩。据说他的上半截躯体痉挛地趴在地上，蘸着自己的血写了13个“惨”字才死去，雍正因此废了这种死刑。既然如此，林旭似乎不可能死在铡刀之下。

考证菜市场口铡刀的存在与否耗费了我不少精力，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一个人告诉我，当时的报纸用了“斩决并枭首示众”的字句，我就知难而退了。我经常使用“历史”这个字眼，但是并不喜欢蚯蚓似地在史料堆里钻来钻去。我对于历史的感叹，不是因为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而是总体的庞大与神秘。凡人与历史对弈，常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捉弄。一个人的命运是自己的能力乘以一个巨大的历史未知数，得数也是未知的。如果明白这一点，当初的林旭还会那么兴冲冲地赶到

北京去吗？

戊戌年的京城报纸不一定到得了福州，腰斩或许是以讹传讹——当然也可能是别有用心。肯定有人会在这种残酷的谣言之中得到某种秘密的快慰。相对地说，后面这一则小消息不至于有什么误差：林旭的妻子沈鹊应写下了一副挽联之后服毒自尽。挽联曰：

伊何人，我何人，只凭六礼传成，惹得今朝烦恼；
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

二

林旭颇有诗名，被视为“同光体”的闽派代表人物之一，存有《晚翠轩诗集》。林旭的不少诗友认为，他的诗作有宋诗遗风，有时未免艰涩了一些。奇怪的是，我更多地读到的是开朗和明白畅达，例如“落香不见花，暗里勾我诗。风浪一回首，既往亦勿思”；一些抒发胸臆的诗也是如此——“愿使江涛荡寇仇，啾啾故鬼哭荒邱。新仇旧恨相随续，举目真看麋鹿游。”这不是怀疑林旭的文采。我隐约地感到，林旭似乎没有将太多的精力放在字雕句琢之上，他的心思很大。相对地说，沈鹊应的诗词倒是精致。她的《崦楼遗稿》附于《晚翠轩诗集》之后。一首悲悼林旭的《浪淘沙》，既刚烈又哀婉：“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篋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遗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我猜想，沈鹊应的父亲沈瑜庆就是看上了林旭隐藏在笔墨之间的雄心大志，至于文章辞句还不是那么重要。他想为沈家找的女婿恐怕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文人。

的确，林旭与沈鹊应的姻缘如同古代戏文里的传奇。

林旭出身贫寒。祖父中过举人，曾在安徽任县令；父亲不过一个秀才，收入微薄。更为糟糕的是，林旭的父母早早就过世了，他的生活是由叔叔接济。所谓“家贫子读书”，用功是贫寒子弟的共同特征。然而，微末的出身并没有局限林旭的开阔视野，这个穷小子胸中大气

磅礴。这一切肯定会体现为奔放的少年文章。林旭被送进私塾读书，常常出语惊人，并且被目为“神童”。

恐怕谁也没有料到，林旭的小小名气竟然惊动了沈瑜庆。沈瑜庆是清朝重臣沈葆楨的第四子。沈葆楨病歿于两江总督的职位上。朝廷念他功勋卓著，赏沈瑜庆为候补主事。不久之后，由沈葆楨的老友李鸿章推荐，沈瑜庆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任职。这一年春天沈瑜庆回福州扫墓省亲，顺便到林旭的私塾老师那儿串门，读到林旭的一些诗文，不禁击节称赞。也许是蓄谋多时，也许是灵机一动，总之，沈瑜庆当即决定将大女儿沈鹄应嫁给林旭。沈瑜庆当然没有乃父沈葆楨的雄才大略，但是，他自信鉴定一个毛头小伙子的资质还不至于看走了眼。不知是事后的杜撰还是确有其事——据说当时就有人悄悄地议论，林旭有短命之相。沈瑜庆的确也犹豫了一下，然而，爱才之心终究占据了上风。我特地找到一张林旭的相片研究了一阵：一个浓眉大眼的英俊少年身着棉袍站在墙根。个子是矮了些，但这与短命不短命毫不相干。

《崦楼遗稿》可以证明，沈鹄应是一个才女。她肯定有自己的主张和心思。不过，没有听说她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她是这一场婚姻的主角，但不是故事的主角。婚姻大事由父亲决定，女儿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发言权。

一个县令的孙子娶到了两江总督的孙女，林旭的确高攀了。如此奇异的运气简直有些不真实。只不过会谄几句诗文的寒酸书生进入名门望族的深宅大院做女婿，林旭有些什么感想？兢兢业业大约是起码的标准。他跟随沈瑜庆到了南京，不久之后又前往武昌。林旭很快做出了证明：沈瑜庆并没有看错人。他在沈瑜庆身边两年之后回乡应试，先是考取秀才，随后又高中举人第一名。林旭迅速进入了众多名流的社交圈子，福州的小巷子和私塾院落里子曰诗云的朗朗书声一下子退得很远了。可以想象，林旭肯定不是一个高攀之后立即显出仰人鼻息的奴才相，口口声声只有沈家的猥琐小男人。但是，他一定时常惦记着沈瑜庆知遇之恩。必要的时候，他愿意舍命报答。

超出常人的才智，愿意舍命报答的心劲，林旭比很多人走得快。

三

当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林旭脚下这条路的尽头竟然是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菜市口的利刃截断了23岁的匆匆步履，至今人们还是长嘘短叹天道不公。堂堂正正的历史著作一般不纠缠怪力乱神这些无稽之谈，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躲在历史之外感叹一个人命运莫测。有些时候，太好的运气的确令人不安，特别是少年得志。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太早将一生的福分挥霍殆尽，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厄运当头了？

梁启超曾经为戊戌六君子作传，传记之中如此形容林旭：“……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典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骈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环奥深穉，流行京师，名动一时……”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六君子被杀，骨干分子梁启超却亡命日本。有人分析，梁启超心里多少有些抱愧，因此，他的六君子传多有溢美之辞——这大约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补偿。当然，梁启超对于林旭的赞誉算不上夸张，可是，他隐去了某些重要的情节。林旭高中举人的第二年进京会试，竟然名落孙山；次年再考，又一次落第。这的确有些丢人。于是，林旭干脆留在京城，捐了一个内阁候补中书。如果说，林旭考取了什么状元榜眼探花，日后封了一个什么官，他会不会从另一条歧路平步青云，从而避开了菜市口的杀身之祸？

梁启超在戊戌六君子传之中说，他始终把林旭当成了弟弟——林旭小一岁。林旭素来喜好吟诗作赋，他曾经做出了诚恳的规劝：“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方今世变日亟，以君之才，岂可溺于是。”这似乎是夺人所爱，然而，林旭听进去了。他断然戒诗，转身跟随康有为，“治义理经世之学”。如果说，林旭专攻词章之学，哪怕成为游历边塞、出入青楼的浪荡文人，是不是反而有机会尽享天年？

林旭的角色是，投入康有为的阵营，成为维新的活跃分子。当

然，林旭欣然接受。戊戌年的六月份，光绪皇帝召见名声在外的康有为，晤谈十分投机；八月末，林旭也得到召见。光绪皇帝肯定相当欣赏这个锋芒毕露的小伙子。没过几天，林旭和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至少在当时，林旭的内心一定涌出一阵春风得意的自豪。有几人23岁的时候就能得到皇帝的垂顾，神色昂然地穿梭在众多朝廷重臣之间？深夜扪心，林旭或许还记得起遥远的福州——东海之滨的一片孤城，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就一盏孤灯苦读不已。满腹经纶，道德文章，一切不就是为了这一天？林旭当然可能意识到，政治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刀斧手随时都隐藏在大帐背后待命。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些大意，没有仔细地盘算好撤退的路径，因为他是替皇帝效力——难道皇帝还算不上一个令人放心的保护伞吗？

林旭很快就成为光绪皇帝的心腹。这肯定是因为他的不凡见识。光绪第一次召见林旭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谈几乎无法进行。林旭从小生长在温润的福州盆地。无论是买米、招呼邻居还是在私塾老师那里朗读“人之初”，一律用的是福州方言。福州方言音韵丰富，古意悠悠，一些老先生伸长脖子吟诵唐诗宋词，摇头晃脑令人神往。如果不是跟随沈瑜庆离开福州，林旭很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另一套所谓的“官话”。从南京到北京几年的工夫，林旭的官话好不到哪里。那一天召见的时候光绪皇帝满口京片子，林旭答得磕磕巴巴，许多话根本无法听懂。光绪皇帝皱了一阵眉头突然灵机一动，吩咐太监摆上笔墨。每当林旭的福州式官话荒腔走板得太厉害，光绪皇帝就命他将奏对之言写在纸上。往后的日子里，笔墨的辅助竟然成为他们君臣对话的基本模式。如果不是得到光绪的特殊器重，如此费神的交谈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林旭频频进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成了光绪与康有为之间的使者。康有为的激进思想引起许多大臣的忌恨。为了掩人耳目，光绪皇帝不再召见他而命林旭传话。那一天光绪正在与林旭促膝密议，小方桌上照例放置一副笔墨和一叠纸。太监突然报告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宫中，现在已经抵达宫门。突如其来的造访引起了一片惊慌，脸

色苍白的光绪急忙起身相迎。林旭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纸片，匆匆登轿而去。如同鬼使神差似的，林旭的一张纸片不慎遗落在宫里，竟然被李莲英的亲信拾到，上面写的恰恰是康有为的一系列密谋。于是，“新党死机，遂定于此矣。”某些关键时刻，历史的重量确实只像薄薄的一张纸，轻轻一翻就过去了。

戊戌六君子想必是一个事后的命名。这几个人共同倾向于维新变法，但并非一个信仰一致并且明确地约定时刻共进退的坚定的小团体。例如，康广仁多半是一个不明就里的屈死鬼——因为康有为出逃而揪住他顶账。据说康广仁平时常常奉劝康有为不要惹祸，充当了替罪羊之后痛悔不已。他在狱中急得以头撞壁，啼哭不止。六君子之中他第一个行刑就戮，因为刀钝而砍了好几下才死，挣扎得衣裤全都撕裂了。杨锐来自张之洞派系，事态紧急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光绪皇帝给康有为的第一道求救密诏在他那里压了几天才转手由林旭递交。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林旭完全可能在乱哄哄的局势里找到一个机会出走。山高皇帝远，保得下一条命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然而，林旭留下来了。

的确，林旭不如谭嗣同那么壮烈，然而，这仅仅是一个 23 岁的年轻人。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凝固的前辈，以至于人们不再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的真实年龄。回到 23 岁的时候，我们做出了什么吗？胡子荏刚刚开始发硬，揣一张学历证书四处求职，空闲的时刻给女友发几则不咸不淡的短信，然后呆头呆脑地坐在沙发上看周杰伦演唱和超级女声。23 岁的林旭有胸襟，有抱负，诗文行世，遐尔闻名，然后又转身在政治领域经历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短命则短命矣，然而还是比许多凡夫俗子多活出好几辈子。也许，做出了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 23 岁时已经有了不凡的定力：得意的时候没有轻狂之态，事到临头不会惊慌失措。许多人一直到耄耋之年还无法做到这一点。有人传说，林旭被捕之前曾经到一个传教士那里哭诉。即使这是事实，林旭的名声仍然毫发无损。一根手指头放在菜刀之下，多数人已经开始全身颤栗；一颗头颅即将落地，瞬间的迷乱又算什么？几天之后，人们在监狱里看到林旭时，他已经镇静如常。这个浓眉大眼

的小个子“秀美如处子”，脸上时时浮出安详的微笑。这时的林旭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人生的全部账目盘点清楚之后，这个 23 岁的年轻人正在铁窗下心若止水地等待最后的结局。

四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叙述似乎过多地聚焦于琐碎的细节，例如菜市场口的铡刀，谭嗣同的神态，林旭的诗风，沈家择婿的来龙去脉或者慈禧太后的神出鬼没……这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历史叙述的是巨型景观，只有文学才会没有出息地打扫细节。历史的关键词是江山，社稷，改朝换代，社会体制，至于个别人物的人格、相貌、饮食癖好、爱情史、开始长出白头发的年龄、开朗爽快还是优柔寡断——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玩意儿。一个人的名字组织到历史著作之中，这只能因为他在巨型景观之中的位置而不是围绕在身后的家长里短。

既然如此，我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地还原林旭在北京生活的每一个日子，考虑他如何挨过大雪纷飞的冬天，或者会不会思念福州的螃蟹、海蛎和清香扑鼻的鱼丸？掠开种种日常的碎屑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尖锐的问题如同一柄匕首刺穿了我的稿纸——林旭能不能算死得其所？

如同谭嗣同的“酬圣主”，林旭也在狱中写下了“慷慨难酬国士恩”的诗句。国士者，光绪皇帝的暗喻。换一句话说，林旭的短暂一生仍然是殉了光绪皇帝，殉了古老的大清王朝。林旭殉难的姿态如此壮烈，以至于我几乎不忍心这么想：如果林旭多活三四十年的话，他会不会另有选择？陈独秀仅仅比林旭小四岁，鲁迅仅仅比林旭小六岁，但是，他们已经是另一类型完全不同的现代知识分子了。

从福州的私塾到康有为的义理经世之学，23 岁的林旭可能无法想象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领域时常由报刊杂志组成。陈独秀活在《新青年》之中，鲁迅活在《新青年》、《东方杂志》、《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和《语丝》之中，林旭则活在军机处的公文之中。他在军机处“陈奏甚多”，有时代拟“上谕”，内容广